

§ 正義之名

春光如釉，陽光斜照在雅典衛城下的石板道上。

市集邊的無花果樹葉透著金翠，一陣風吹來，掠過蘇格拉底寬大的氈袍。

他倚著柱廊的一根石柱，正與一名少年展開對話。

那少年約莫十七歲，面容俊朗，眉宇間藏著一種未被磨平的驕氣。他是柏拉圖的弟弟，名叫安提豐（Antiphon），出身貴族之家，自幼飽讀詩書，卻總覺哲學難以貼近人生。他這次前來，是因長兄堅持要他來「聽聽真正的思想」。

「蘇格拉底，我不明白，為什麼你總說正義不是法律寫下的那一套？」安提豐的聲音透著不耐。「在我們家族，正義就是守秩序、尊從城邦、維護祖先流傳下來的制度。」

蘇格拉底皺著眉，沉吟片刻。「你說得好，安提豐。不過我想請你幫我回答一個問題。假如某一天，法律命你交出一名清白的人去處死，為的是讓全城平息暴亂——你會照做嗎？」

安提豐怔住，似乎沒料到這麼尖銳的轉折。「我……我不會。」

「那麼，正義是否等同於守法呢？正義是服從多數人的意志？還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？」蘇格拉底嘴角微翹，「還是說它更深一層，存在於你心中那股不願見無辜受難的衝動？」

「你這是在詭辯。」安提豐下意識抬高了聲音。「我們不能讓個人情感決定什麼是正義。若人人皆依己心行事，雅典不早已混亂？」

「很好，你說得有理。那我再問你：法律由誰制定？」

「當然是城邦的公民，透過議會與法庭。」

「那麼，如果某些人天生無法參與制定法律——像奴隸，像婦女，像外邦人——他們的正義，又該由誰來維護呢？」

這回，安提豐沉默了。他望著遠方，忽然有些心虛地說道：

「這些人……不是我們的公民。他們的命運不在我們手中。」

「你說得像一位律師，卻不是一位哲人。」蘇格拉底笑了笑，語氣溫和卻帶針鋒。「若你真信正義，那你就得思索一件事：倘若有一種正義，能超越城邦、血緣與出身，那麼它會是什麼模樣？」

正當安提豐欲再反駁時，一道柔和的女聲插了進來。

「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？」

兩人同時回頭，只見柱廊外一名年輕女子正靜靜站著，黑髮綰成鬆結，穿一身藍白相間的長裙，手中握著一束剛採下的紫羅蘭。她的眼睛明亮得像初春的夜空，聲音卻帶著不容忽視的堅定。

蘇格拉底微微一笑，做了個手勢：「當然，妳請說。」

女子走近，站在安提豐身旁，說道：「我來自薩摩斯島，父親曾是畢達哥拉斯的追隨者，被逐出城邦，如今我在雅典一間陶器工坊工作。若你問我，正義是什麼——我認為它是一種讓人得以自由呼吸、不懼說話、不因出身而被踐踏的狀態。」

「你是？」安提豐下意識問。

女子走近幾步，語氣平靜而清晰：

「我叫阿列特亞（Aletheia）。意思是——真理。我曾經在山上與一位數學家討論過黃金螺線和菱形的切割法。他說，真理藏在形狀的比例中。但我發現，人心與社會的比例，更難切割。」她轉向他，眼中毫無羞怯。

那一瞬間，安提豐的心微微一動。他自幼在貴族庭院中長大，從未見過如此坦然的女子——既非仰視，也非恃傲，而是清澈如鏡。她說出來的話，竟令他語塞。

安提豐：「你見過那個數學家？他是不是叫——」

「希波克拉底。」她點頭。「我替他修補過一只破裂的陶罐。他說他將來會回來找我，卻一直沒出現。」

安提豐的目光仍停在阿列特亞身上。他第一次在一位女子面前，感覺自己口齒不靈。

蘇格拉底在旁輕輕咳嗽兩聲：

「安提豐，這就是我今日想讓你學到的事。有些真理，藏在你以為不重要的角落。若你日後真要成為律師，請記住：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。你要替他們說話，不是替權勢辯護。我們是否該回到正義的問題上？」

阿列特亞不看安提豐，只望向蘇格拉底：

「我曾被人誤認為是逃奴，在港口被巡邏士兵扣押整整兩日，沒有人願意替我說話。那時我明白，法律是一面網，能擋住鳥，也能困住魚，但有人永遠能自由地穿過它。」

安提豐低聲問：「那你不恨這座城邦？」

阿列特亞看他一眼，眼神如水：

「我只恨那些自認有智慧，卻從不傾聽他人沉默的人。」

一陣風起，拂過她的裙襬，也吹亂安提豐的思緒。他從未遇過如此沉靜又犀利的女子——她不怕貴族的出身，也不掩過往的創傷。她彷彿就是蘇格拉底口中那種「靈魂未經雕飾，卻本質率真」的人。

安提豐低下頭，望著阿列特亞手中那束紫羅蘭：「你……常來這裡？」

「偶爾。今天我只是想在市集外散個步，沒想到遇見兩位爭論正義的男人。」
她笑了，像陽光落在水面，「不過我很高興有機會插嘴。」

「也許，我可以再請你喝杯無花果蜜酒？」他突然說，語氣有些遲疑。

「你不怕我是一個工坊女工，玷污你的貴族身份？」

「我怕。」安提豐說得誠懇，「但我更怕我從未真正認識過正義。」

阿列特亞沒有再說話，只轉身，步入斜陽之中。安提豐遲疑了一下，還是追了上去。兩人的身影在石板路上逐漸拉長，如同一場尚未展開的辯證，通往未知的未來。

蘇格拉底在一旁，低聲笑了起來。春風拂過石柱，落花如塵，陽光仍斜照在雅典的街角，而某種不動聲色的命運，正悄悄翻開下一頁。